

众生·人民路

40多年前住过的小屋

| 金志标 文 |

吃罢晚饭，儿子带了孙子，事先也没告知，徒步去看了我刚成家时的房子。途中还拍了几张照片发给我。每一张我都仔细端详，努力地回忆四十多年前，福利分房所分配到的位于清扬路旁房子的场景。

此处位于清扬路中段的住宅，对久住市中心南市桥上塘街的我来说还有些偏远，但当时年逾弱冠、出身寒微的我，能分配到50多平米、设施齐全的一处房子，一段时间都激动难抑、夜不成眠。同为共青团干部的小F说：“你已经整到大人堆里去了。”此话据实而言，语出有因，要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小年轻在单位能分配到房子太难了。

看房那天上午，丽日当空，同事胖乎乎的老Q特开了一辆公司的北京吉普，带上我们几个同时分到房子的小年轻前往。上楼的步履轻松得如羽毛飘起来一般，急切地盼望。拿着沉甸甸崭新的钥匙开门，坐北朝南的小屋顿觉眼前一亮。此时，彼此都心知肚明，眼前这套房子将是自己长大成人，脱离父母的羽翼，婚后独立自立门户的暖巢呵。同去的人也跟着我们一起开心起来，不知是谁在闹哄哄的嘈杂声中讲了一句：“这么好的房子，住在这里，挨了个耳光也不想回头啰。”此话一说，又引得大家一片清脆的笑声来。

这些照片，唤醒了我对这间小屋的深深记忆。婚后，我们在这间小屋喜而添丁，锅碗瓢盆交响曲加上孩子的笑声吵闹声，是我们心中最甜美的音乐。每当儿子生日，我们总是亲自下厨，会借来圆台面，铺上洁白的桌布，忙前忙后整一大桌菜，邀请长辈和兄弟姐妹来庆贺一下。桌上摆满了河虾，

菠菜、百叶、黄豆芽制成的如意菜，削好了苹果将白糖熬汁做成的拔丝苹果，色泽红润的红米五花肉和撒上葱花的红烧鱼……当然，也少不了生日蛋糕，吹蜡烛够不到时，儿子索性穿着太婆制作的布鞋蹲在圆桌上憋了小嘴使劲地吹，不大的小屋常常是充满欢乐，充满温暖和幸福。

有了自己的小家，曾经同厂的伙伴常常隔三岔五结伴而来，给小屋平添了生趣和美好。记得1991年调市纪委工作，1992年春节，市纪委几个领导一起还专程到小屋来家访，嘘寒问暖，和蔼可亲。厂里的共青团员也结集来小屋了，又是拍照，又是说逗，彼此幽默妙趣横生，足以令你捧腹得站不住。他们捧上了当年鲜见的鲜花，屋内顿时浪漫满溢，叽叽喳喳的声音把小屋闹腾得溢满心间，满心欢喜。

生活是琐碎的，拥有着无数的曲折，其间也藏着无尽的温暖和幸福。婚前，在父母亲身边，幸福如同温暖的阳光，无时无刻不照耀着心田。自己有了小家庭，什么都得自己提前谋划亲力亲为，其间遇到过好多困难，也得到了邻居们亲人般的关怀。刚成家时不谙家务，蜂窝煤炉常常因风门的尺寸把持不好而熄火，弄得不好还吃不上早饭，得饿了肚子去上班上学。生煤炉也非易事，时常是被呛得眼睛睁不开。隔壁的W书记夫妻俩见状，赶紧闻讯赶来，亲切地呼唤道，小J不要生煤炉了，到我家来接一个煤球呵(他家煤炉中烧红的蜂窝煤球给我一个，为客气，我右手会拿了簸箕装上新煤球与其交换)。这样，大大节省了生煤炉的时间。事虽小，但邻居及时伸出援手倒也

缓解了一时的窘境。

住在小屋那些年，一年会有几次闹停水，住在楼上常常是一筹莫展。从阳台上往下看，同单位一楼老Z家在自己园内打了一口井。实属无奈下，只能胆怯懦弱先上门打探求助，轻轻敲门见到老Z讲清原委，老Z嘴角上扬满口答应。我迅捷登楼到家拿了一只水桶直抵他家，因要穿过他家干净的客厅才能到井边，打好水后，得小心翼翼提着水桶碎步而行，恐将老Z家地上弄湿了。老Z的夫人见状满脸微笑，恐怕我心生尴尬。

毕竟有过农场、工厂劳作的经历，时间一长，操持小家庭的本领也日渐精进，常常会把小屋整得纤尘不染，过段时间把家里物件摆放的位置稍作调整，也感到常有新意般。有时家里包了馄饨，也学着大人的做法，邻里之间大家分享。远亲不如近邻么，想不到小小的一碗馄饨可以把邻里关系整得如此暖意浓浓。

孩子们的举动启发了我，也想去老屋看看。一个布满星空的晚上，我吃完晚饭，沿着孩子们行进的线路到昔日的小屋走一走。此时的清扬路华灯初上，霓虹灯闪烁着缤纷的色彩。我拐进现在的纺工小区，心里有一股早应该来看看的直觉，仿佛时光倒流，一切既亲切又遥远。还是那原来两纵一横平整的小道，把那四幢一模一样的楼栋清清爽爽地勾连了起来。路边的樟树长高了长粗了，气息清新怡人。夜晚，整个小区都陷入了宁静当中。我好似一个陌生人一样，眼观四周，静静地回忆着当年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回忆着那些昔日热情的同事和可敬的邻居们。

语丝·五里湖

汤婆子趣谈

| 陈琦 文 |

电视剧《六姊妹》里，有两个角色只有姓氏，没有详名。夫妻俩，男主叫大老汤(林永健饰)，女主(大老汤的老婆)叫汤婆子(郭虹饰)。这两口子和何常胜家一样，也是从江都迁来煤城淮南支援建设的。

疑似父辈身上发生的事情，误会也好，记仇也罢，反正汤家与何家是结下了梁子。大老汤在厂里当个车间主任，整天端着个架子，利用职权，凭空捏造，三番五次地“整治”何常胜。而汤婆子则在房道里，恶意指使，无中生有，打压何家人，还特爱占小便宜。自己家里日子过得不如意，甚至很糟糕，就更容不下别人家好……心里头不敞亮的人，瞧谁谁不顺眼。其实，何家根本无意与他和她“比烂”，他们笃信、坚守的应为“最是善良方致远”。

“暖男”作家伊北，内心满满的平民情结。似乎不屑于给大老汤的老婆起个名字，直呼汤婆子可能与她性格暴躁、嘴皮子尖刻不让人和从不能吃亏的待人之道有关。这让我想到江、浙、沪一带，老百姓冬夜睡觉时御寒取暖常常会用到一种器皿，就叫汤婆子。

汤婆子，也称汤括子。至于它的起源，并无确切的史料记载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元代时已经有汤婆子，而它的名称最早出现应该是在宋代。元代的《东南纪闻》中有对汤婆子的描述：“锡夫人者，俚之汤婆……贮汤其间，霜天雪夜，置之衾席，用以暖足。”

它是一种铜、锡质或陶瓷的扁形圆壶，形似南瓜状，上方开有一个嘴，带螺纹的那种，开水从这个口子灌进去，将盖子拧紧，再用毛巾或布袋包裹防止烫伤，放在被窝里取暖，保温时间在七八个钟

头，被窝里会十分暖和。而汤婆子里面的水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用作洗漱，水温正好。

1954年，我母亲从苏州来淮南参加工作。临行前，外婆拿出一个黄铜的、一个白铜的汤婆子，让我母亲带到淮南用。外婆说：你们北方(江苏人习惯于把安徽称作北方)那边更冷，带去肯定会用得着的……确实，几十年间一直在用着。白天家里取暖，多是生一个煤炉，用煤泥打成炭饼，取暖效果还行，只是很脏，特别是换炭捅灰时。后来改成煤球和蜂窝煤，较之前要干净些，但特别要注意排烟气，煤气中毒可不是小事。

日前，偶翻古籍，宋代黄庭坚《戏咏暖足瓶》映入眼帘：“小姬暖足卧，或能起心兵。千金买脚婆，夜夜睡天明。”宋朝另一位诗人释文珩在其诗作《汤婆》中写道：“野翁有汤婆，爱逾美淑姬。抵之若彭亨，虚中而无为。冬日则饮汤，身唯一衲随。曾不洩脂粉，简洁良易资。终宵暖吾足，贞静无邪思。德音之所同，可作偕老期。誓不中道绝，若彼氓蚩蚩。作诗以遗婆，婆听当勿疑。”瞧这诗写的，特拟人化。

在明清时期，汤婆子更是家家户户冬天必备的取暖物件。说起来也巧，去年入冬起，我还给九旬老母亲冲了不少回汤婆子暖被窝呢。冲上热水后，外面套上一个母亲十几年前用旧毛线编织的套子，这样，传热但不会烫着人。用它，比用电热毯好，起码人不会感觉身体干燥。

回到《六姊妹》中，剧里汤婆子因她的火爆热辣、一碰就炸且“隔实”人而招人厌。而真正的汤婆子呢，则默默无闻地为人们送去温暖。

忆旧·古运河

理发的那些往事

| 胡建琛 文 |

每年春节前，理发是必修课。小时候，学校放了寒假，我立马往外婆家跑，跟着小舅到处玩，像两个小兄弟一样，因为小舅比我大姐的岁数还小。小舅理发，我顺带着剪，不花钱。

父亲从上海回家过年，让姐姐奔外婆家喊我快回去。我磨磨蹭蹭地去见父亲，他很威严，有时看到我快过年了还没理发，就会逼我去村里剃头匠家，大小年夜前，村上理发的人真多，当年价格倒不贵，小孩子1角，大人2角。但那时冬天很冷，排队时间很长，到晚上感觉又冷又饿，从此我不喜欢理发。

我父亲是上海刀剪厂的，在厂里他为别人理发。家里理发工具多，母亲总是自己洗头、自己剪发。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乐意为邻居小孩、大人免费

理发，节日里更忙了。

上班后，我一心扑在工作上，顾不得去理发，去了又不愿多等候，头发越来越长。我自己结婚、孩子结婚时，当然要郑重其事地美美发，理发师预约上门，连带化妆，价格不菲。后来，母亲听说我不愿去理发店理发，便自告奋勇说，我来给你剪吧。我答应下来。母亲喜不自胜，拿来装理发工具的“百宝箱”，妻子来帮忙，递毛巾、围裙、镜子和洗头膏。母亲反复剪修，终于大功告成。大家一瞧，母亲为我理了小孩的马桶盖发型，不由哈哈大笑。母亲心里，一直拿我当小孩子看待哩。

再后来，我的孩子在网上买了充电防水理发剪，有9档可调节。这下，孩子成为我们

全家人的兼职理发师，每次都为我理一个寸头。随着华发稀疏，从前的小分头被理成小平头，既省时间，又省金钱。

父母年事渐高，母亲照例自己洗发剪发。自从有了充电防水理发剪，我就帮父亲电动理发，夏天还为父亲剃光头。几年前，父亲在养老院时，缺少理发的人，我就带着电动工具，专为他理发和修面，老人家异常高兴，十分配合，理完后，父亲对我乐呵呵地笑。

小时候，父母为我理发，长大后，我为父母洗头理发。然而如今，子欲孝，父母却已远行了。我把充电防水理发剪仔细收藏好，想念他们了，就拿出来看看，接着擦拭干净，再把它存放好。其中的思念，绵绵不绝啊！

